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  
第三十一回 黃鼠數枚神馬伏 奇童三矢異僧亡

詩曰： 杰然一騎若飛騰，絕影穿雲德並稱。  
嘖嘖小驄初奮迅，堂堂大將即成擒。  
虜酋激怒親衝突，悍禿邀鋒蕩戰塵。  
神弩漫施成偉績，羽書獻捷達宸京。

話說骨查臘敗陣逃竄，又被秋僑刺了一戟，棄盔而奔，行至金泉山腳之下，被一漢手持木匣阻定去路，雙手揭開匣蓋，匣裡突地跳出一串黃鼠來，滿地打滾。骨查臘那馬見了，驀地裡打了一個寒噤，渾身黑毛根根豎起，把四隻蹄子一堆兒蹲倒，伏地不動。骨查臘心慌，揮鞭亂打，那馬緊緊閉著兩眼，莫想他移得一步。那漢子就是關赤丁，喝叫軍漢一齊攢殺上來。骨查臘下馬抵敵，一連砍翻十餘個官軍。關赤丁臂傷一刀，死不肯退。骨查臘怒目嚼齒，橫衝直撞，拼命殺出。眾官軍漸漸遮攔不定，恰好秋僑從後趕來，大叫道：「莫放走了骨賊！」骨查臘轉身步戰，未及一合，被秋僑一戟刺中左膊，棄槍便走。

眾官軍圍住捉了。關赤丁大喜，一霎時血衝上來，暈倒在地。

秋僑忙下馬攙扶，敷上金創藥，紮縛定了。關赤丁漸漸甦醒，喚人急放去黃鼠，那墨頂戰馬突然躍起，長嘶馳騁不已。秋僑飛身跨上，先自入城報捷去了。關赤丁一行人馬監轄骨查臘，取路回果州來。利厥宣、喻鐸等軍馬半路接著，不勝快樂。正是：鞭敲金鑼響，齊唱凱歌回。夫人龍氏令將骨查臘加上刑具，發入大獄監禁，待擒番王部落，一並解京。就於官廳設宴，瞿琰主席，陪秋僑、利厥宣、關赤丁、喻鐸飲酒慶賀；以下大小將士、軍校，盡行犒賞。秋僑等飲酒之間，細問：「此馬見了黃鼠驚伏不動何也？」關赤丁道：「這馬名墨頂，出於西番哈烈國中，神捷善行，路遇虎豹則相鬥，逢蛇虺必踐齧，渡水登山，如行平地。但所畏者，惟黃鼠耳。」秋僑道：「看這黃鼠，尖嘴薄舌、鬼勢賊形之物，有甚技能，馬反畏之？」關赤丁道：「西番黃鼠與中國不同。那鼠扁頭搭耳，細齒長唇，吐舌如蛇，飛行似箭，穴於沙土之中，遍處皆有。黑夜間鑽入馬耳內，撲食其蟲，直鑽入根深底，其蟲不盡不止，故馬屢被鼠傷，血肉淋漓，數日不吃水草，傷重死者有之。凡牧馬番奴，白晝尋睡，夜則坐守。特覓咱這裡黃鼠駭之，畜生果驚伏不動。

北方俗諺云：君子弱白丁，良馬畏黃鼠。咱收買馬時，番人說知其故。若非此法鉗制，必被骨查臘走脫矣！」秋僑道：「凡天下至凶之物，必有制伏者。聆君之言，足廣識見。」瞿琰離席勸酒，大吹大擂，吃得酩酊大醉，各自歸帳安息。

次日，秋僑、瞿琰、利厥宣同往龍門州來，令喻鐸守護城池。關赤丁金創疼痛，不能行動，留於州衙調治不題。

再說劉總督被番王哈雲撤密、洞賊骨查臘前後圍定，水泄不通，城內糧食不敷，和卞刺史計議，逐日散與眾軍士食用，權懇縉紳大戶借辦支給。欲待求取救兵，又聞胡統制敗歿，骨查臘截住來路，無計可通，終日設策佈置，安慰將士等用心守護，卞刺史晝夜上城監督。哈雲撤密令番軍布起十數部雲梯，飛擁傍城。卞刺史用火箭、火炮、火銃擊放燒燬雲梯，番軍才退。哈雲撤密又開掘地洞，穿城而進。卞刺史將銅錫溶化成汁，從城上澆下，番軍焦頭爛額，傷者甚眾。哈雲撤密大怒，急造飛樓數十間。其樓高四丈五尺，方圍一丈八尺，上中下分為三層，上層為一將鎮守，中層撥精勇番軍五十名，下層用鐵裹車輪八個，選力大善走番軍八人推御，樓前用生牛皮帳遮蔽，以避箭矢。每人皆持長槍利戟俟候，待下層運動鐵輪，飛奔近城，可一擁殺入。卞刺史早已見了，一夜之間製造石炮待之。其石炮用木為架，插於城上土中，架中直豎大竹一條，竹梢掛一大籃，內貯大小亂石數百斤，將竹梢墜倒，每一炮選勇士二十人守之，吩咐依法施展。

次日平明，番軍陣內一聲號起，數十座飛樓一擁而來。官軍急發石炮擊之，飛樓中炮，盡被打碎，番軍將大半跌死於樓下。哈雲撤密撤圍退去，城裡寧靜數日。

看看糧盡，劉總督、卞刺史晝夜經營，奈何計窮力竭，只得城破，一死報國。當下又聞喊聲喧振，探馬報喻統制出軍，與骨查臘大戰。劉仁軌便欲統軍助陣，卞刺史道：「骨賊這廝奸狡多謀，倘虛張聲勢，誘我出城，猝然掩至，饑餓之士，何以當之？不如堅守，再探實信，助戰未遲。」劉仁軌依允，按兵不動。次後喊聲漸息，劉仁軌方才放心。終日坐於城樓之上，伺察動靜，遠遠見一披髮郎君，身騎黑馬，似雲飛電掣而來，頃刻已臨門下，細視之，乃義弟瞿琰也。忙令開城，放入相見。

瞿琰對兄獻捷，劉仁軌道：「果州到此較遠，賢弟何能速至？」

瞿琰道：「小弟所乘之馬，即骨查臘千里神駒墨頂也，故片時得見哥哥。秋伯父等傍晚會晤。」劉仁軌大喜，接卞刺史相見，忙備下筵席等候。直至初更將盡，秋僑等一行人方到。劉仁軌延入公廳，禮畢坐定，各敘寒溫間闊之情。

劉仁軌遜座，一把盞相勸。利厥宣道：「賴督爺虎威，殲滅骨賊。番軍敗去報知，哈雲撤密必激怒速戰。聞他部下有兩員大將：山五郎、紅鳩尼，猛勇難敵。若設計除此二人，哈雲撤密父子之首可立獻於麾下。」秋僑道：「老夫鬚鬢雖蒼，幸膂力不減於昔日，衝鋒決戰，猶可當先。」卞刺史道：「那兩員番將，只可智取，不能力敵，必須預定埋伏，佯敗誘之，庶幾可擒。」劉仁軌道：「雖聞其勇，未經面戰。明日大小將士齊出，試探一陣，再行調度。」利厥宣道：「督爺所言甚明，只索打點出戰。」眾計議已定，不題。

且說番王哈雲撤密聞報骨洞主被擒，番軍敗歿，急喚哈雲一喃、山五郎、紅鳩尼等商議攻城。紅鳩尼願充前鋒，山五郎為副，哈雲一喃合後，部領全隊番軍卷地而來。劉仁軌撥利厥宣、秋僑合城將校，開四門接戰。兩軍相遇，各各布成陣勢。

劉仁軌親自立於門旗下左首，卞刺史右首，瞿廷柏、利厥宣、秋僑等一班戰將俱勒馬於兩脅之下候戰。只見對面皂旗迎風飄盪，鼓聲振處，兩員番將躍馬而出。劉仁軌舉目看時：衝鋒番將，彪形卻似金剛；突陣黎，幻體宛如羅漢。一個圓睜怪眼，光頭盤繞青筋；一個倒豎虎鬚，滿面生成殺氣。

潑風刀光芒耀日，渾鐵杖舉動生風。一個穿赤綵大袖褊衫，一個著綠錦掛身戰襖。囊內皆懸電影，韜間俱掛雕弓。

劉仁軌看了，心甚駭異。那番僧紅鳩尼圓睜兩眼，洞洞訥訥，不知口內講些什麼，手挺鐵杖，直衝過陣來。劉仁軌急回頭看覷，秋僑早已一騎馬殺出，交手三合，秋僑抵敵不住，撥馬回陣。紅鳩尼趕來，利厥宣驟馬攔定，挺槍便刺。紅鳩尼舉杖劈面打來，只一合，利厥宣撐架不定，轉身落荒而走。紅鳩尼舉鐵杖從後直搦將來，把戰馬後腿上一點，那馬側身便倒。

利厥宣急跳在半旁，紅鳩尼又舉杖攔頭劈下，利厥宣閃過，倒退了幾步，那禪杖擊著一塊大石，迸起一道火光，已為粉碎。

紅鳩尼急提杖回馬趕時，利厥宣已走遠數十步了。紅鳩尼暗忖：「捉這禪將，成甚功績？不如砍了主將，大事已定！」忙引副將山五郎，率領大隊番軍逕突入中軍來。眾牙將拼命抵住，秋僑單救劉仁軌逃命。後面番軍趕入，把官軍衝作兩處。秋僑、劉仁軌上南，卞刺史、瞿琰落北。番僧紅鳩尼正追入官軍陣內，忽見一垂發美貌童子和一官長往北去了，不覺心頭火發，想：「別樣功勞，總為小可，若擒住這披髮郎君，回帳中去快樂，煞勝似郎主分茅裂土。」當下倒提鐵杖，單馬望北急追。瞿琰馬快，先去了數箭之路，把卞刺史遺落後邊。紅鳩尼一心要拿披髮俊俏之人，撇下卞刺史，一徑裡望前緊趕。瞿琰回覷番僧來得較近，把馬一拍，倒兜將轉來。紅鳩尼見了，滿心歡喜，斜倚著禪杖，伸開尺餘長兩掌鐵錐似十個指頭，正要驟馬來擒，耳根邊只聽得「括」地一聲響亮，左手心已中一箭。紅鳩尼一聲「啊呀」，急急拔箭時，右手背又著一箭。兩隻臂膊垂下，把雙腿將馬一夾，那馬撥轉身待走。瞿琰大喝道：「番奴慢走！」

一弩箭放來，射中腦袋，紅鳩尼翻身落馬。有詩為證：

虎將勇同羅刹，誰期陣現觀音。

色相總牽魔境，先教一命歸陰。

瞿琰復回原路，撞著卞刺史仰面臥於地上，急下馬扶起，同躡過谷口，只見山凹內跑出一將來，觀面看時，正是利厥宣，彼此驚喜。瞿琰道：「番僧這廝被我三箭射於馬下，不知死否？」

利厥宣等復往北行，果見紅鳩尼橫躺在石下，四肢已不能動彈，兩隻光眼，兀自眨眨地開閉。利厥宣拔出佩刀，割下一顆光頭，帶箭拴於腰下，拾起鐵杖馱於肩上，又走不上一箭之地，紅鳩尼那匹戰馬在山岩下吃草，利厥宣牽過來，令卞刺史騎了，一同取路欲回城內。正走間，忽見塵頭亂起，一隊番僧、番卒殺奔前來。利厥宣諒眾寡不敵，慌引二人帶馬入山谷，抄路往西門進城去了。

原來劉總督被山五郎突入陣中，鋒不可當，眾裨將抵敵不住，秋僑單救總督回陣，山五郎卷殺一陣，砍死牙將官軍不知其數，直殺到南城，被河塹阻住，方才退去。番王哈雲撒密勝了一陣，收兵回寨，查點將士，單不見了番僧紅鳩尼那一枝軍馬，差人四下尋覓，少頃，番僧嚎哭而至，訴說紅住持被官軍砍了頭顱，搶去鐵杖，只拖得屍骸在外。番王大驚道：「骨查臘被擒，紅和尚又遭殺戮，中國決有能將，俺若再與他廝並，必然敗衄，不如乘勝及早逃回，免受大禍。」當下傳令回軍，留哈雲一喃、山五郎二將為斷後，以防追兵，乘夜陸續起行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劉總督收敗軍入城，卞刺史等皆到，利厥宣獻上紅鳩尼首級。劉仁軌驚道：「我見汝戰敗奔竄，此僧之首從何得之？」瞿琰把上項事說了，眾皆歡喜。劉仁軌道：「早不聽賢刺史良言，倉卒一戰，狼狽至此。若非秋伯父死力救出，予命休矣，又害將士等死於鋒鏑之下，予之過也！」頓足追悔。利厥宣道：「勝敗兵家常事，督爺休得懊惱。況紅鳩尼這禿廝勇悍無匹，今幸死於二相公之手，其餘番將不足慮矣。容咱等整兵再戰，一鼓可以敗之。」卞刺史道：「不然。紅鳩尼雖死，山五郎尚存，其勇力弓馬不在番僧之下。若與交戰，不可忽略，以誤大事。」利厥宣道：「山五郎雖勇，秋爺與咱並力合戰，足以相抵。然彼見紅鳩尼戰歿，其膽已破，非同已前銳氣。況番王父子屢戰不勝，又慮糧草不繼，據咱度料，必有退去之意，若放彼走脫，反貽日後之害。督爺速宜令人飛報與沙、七二寨主並咱父親知道，盡統三洞軍馬，守住要路，咱這裡隨後追襲，管取番軍一人一騎不得回西土矣。」劉仁軌道：「此論甚好。誰敢往西陽等洞三寨報知？」卞刺史道：「山路曲折難行，更兼偏僻遠，非利長官親去，恐誤乃事。」

利厥宣欣然：「願往不辭，乞假神駒一乘，頃刻可達。」劉仁軌大喜，舉盞敬酒畢，令牽出那匹墨頂駿馬來。

利厥宣跨上雕鞍，飛奔而去。當晚，劉仁軌幾次差精細軍士，密地出城，打探番軍消息。次早報到，番王於二更時分馬步軍兵盡行拔寨去了。劉仁軌率諸將出城追趕。

卻說哈雲撒密前哨回軍已到崆峒山下，前面山嘴有軍馬攔住去路。哈雲撒密大驚，將軍馬紮下營寨，候中隊哈雲一喃到來商議。哈雲一喃道：「事已至此地步，有進無退，少若遲延，愈難前往。」哈雲撒密正待整軍殺進，忽報後隊山五郎又被劉總督親率大軍追襲，兩下接戰，郎主急撥兵救應，哈雲一喃將中隊番軍分為兩處，前後助戰。有詩為證：

提戈贖武犯中華，輕信連兵井底蛙。

敗北欲歸歸不得，撫膺空恨念頭差。

先說哈雲一喃拍馬挺槍，殺至崆峒山下。前面一大將手提三尖兩刃刀，坐下雪面五花馬，大喝道：「咱已候久，番奴慢走！及早納下車仗、金銀、糧食，放汝父子一條歸路。不然，教汝等盡為他鄉之鬼！」哈雲一喃道：「俺自與中國有仇，與你何預？輒敢大膽生事，截俺歸道！快通名姓，放馬交鋒！」

那將道：「咱乃靈關寨主七律新，奉總督劉爺鈞旨，令擒汝父子，獻俘闕下。早早納降，免污咱刀！」哈雲一喃大怒，挺槍便戳。七律新舉刀架住，放馬大戰。鬥至四十餘合，哈雲撒密從後卷殺將來，七律新抵擋不定，撥馬回身退走。番王父子一直追過嶺來。忽然金鼓大振，兩營伏軍齊出。不知哈雲撒密父子怎生接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